

河北作家

屐痕心旅

山石有声西井峪

田林/文

早些时候我对古村落的理解,往往囿于远离闹市的偏远,也唯有远,方可见出世外桃源的安静与闲适。而这个古冀州身边的西井峪,却是近在咫尺抬头便见,守在那里如同红尘留下的一尊佛。

成村之地多有典故,西井峪却是个传奇。先祖周玉基原为明代大将军戚继光镇守蓟州副将,作战勇猛屡获战功。但沙场无常却也为其留下遗憾,与元代残存骑兵一次惨烈的交战,刀光消弭偃旗息鼓已是尸首支离。硝烟散尽深受感动的万历帝,声泪俱下唯赐金头银身以善其身,就地建陵葬于府君山,家眷一并受旨通州迁往蓟州守灵。这一守就是几百年,世代延承的皆是给予先祖的祭祀与感恩,而在当下城里人看去,这逃离闹市以历史尘埃建起的家园,又是多大的福分与宽慰。

其实见识一座村落远比楼群容易得多。有幸的是西井峪至今风水未破,几亿年页岩层叠细腻如粉,石砌的屋舍街巷,石凿的磨碾石栏,天意里山石灰白相间,索性人们叫它一个“石头村”。周族的智慧就在于村子从未被规划,按照地质学的说法:凡山生成,初期必骨力峥嵘,天地日月历经万般磨砺,方得渐消桀骜现其紫气仙境。时光流转西井峪,至今掀开脚下一块石头,依然可见亿万年前海底化石,若非前世的造就,谁还会不舍这石头筑就的深山老峪呢。

灵山之上你在云中,这个曾于蓝色波涛升起的村落,八方虚空却也是一份大自在。山得水气水得意,清泉有声十里蛙鸣,树绿石白愈发显得虚实的曼妙与传神。一条“穿云洞”直挂悬崖,人们相信走过去便会得福佑,逶迤山势蹊径独然,传说山顶“太白洞”曾有修道成仙者,至今仍有信徒礼拜求安。现世里“五景、十坊、三十院”,几百年依旧遗风相续薪火相传,房屋皆以白石青瓦散漫错落,偶有一二柴门落落虚掩,只是曾经主人已不知去向。但这远走他乡的人,身后留下的痕迹却还在,双脚踏磨的卵石依旧光泽如初,高及屋檐几株硕大如伞玉兰花,又是哪个年月植下的?你该相信当初的日子,也必有着怎样的喜悦与缘由,否则它也不会紫色白色黄色几自盛开着,正可谓“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所有答案都在不为人知的彼岸,更在那条生活的摆渡之路,身前身后西井峪,却也是俯仰由它我思故我在。

大地青陟的永远是民俗。山村从来不寂寞,自古秧歌、皮影、鼓书响器连天,喜兴里尤以皮影出了名的好听又好看。他们将这石头砌就的“皮影坊”,倾心建在日照充沛的半山腰,夜色聚拢瓦青石白,鼓瑟铿锵丝弦喏喏,西井峪更相信自己的皮影戏,只来自一个帝王疲惫的身影……传说汉武帝刘彻夫人病故,思念心切终日恍惚。大臣李少翁路遇孩童手持布娃娃玩耍,少翁见的却是栩栩如生的影子,遂以锦绣棉帛裁成夫人样施以颜色,入夜方帷张起灯烛,活脱脱一个爱妃跃然而出,汉武帝顿时龙颜大悦喜不自胜。故事虽来自民间,但皮影的演进却是接古通今,其简单只在一

块影窗白布,复杂则在制作表演深厚的功夫。凡“影人”道具必以驴皮精心雕刻,着色主以红、黄、青、绿、黑,色彩初觉拙气粗糙,浸了质地菲薄的驴皮,竟是艳丽多姿异常妩媚;幕后一应响器丝竹管弦鼓板铙钹,月色的接应皆是英雄好汉才子佳人,五马长枪人情世故:《唐王征东》《杨文广征南》《五峰会》《三侠剑》,神鬼缠绵《西游记》《白蛇传》及至带有现代革命理想主义的《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三五人说唱念打生旦净末丑,彻底口语化的戏文几乎涵盖了人间所有故事与情怀。一部大戏悬念迭生往往长达几个月,颇似电视连续剧或长篇评书,直待夜深戏罢,幕前竖起“影书”,却是又一个下回分解期待着。

生活需要乐气,一张皮影涵盖百态人生,鼓乐喧天谁又不是画中人?世上大事莫过生与死,一出苦戏《铁树开花》,唱到那方玉哭兄弟,却也真是苦得感天动地黄连一般入了心。村里那个叫作佗的老戏迷,当年是西井峪的大美女,老来偏又得了青光眼,却依然将头低在那里听,也许是断不了的情,又也许为大英雄,她也会坐在灰白石上哭,世间哪个又无苦? 嘤嘤啜泣随风去,“佗老太”已经把自己哭没了。夜深归途人影绰绰,如同棵棵散乱移动的树,月光下山谷雾岚涌动,鸡在窝里打盹,猫从墙头掠过,狗吠展开夜空,也便有人压着嗓子唱起来:诶吡吡……小娘子你慢些走,怎不知我意乱心迷凭忧愁……这人唱的岂是忧,分明喜不自禁一个乐。再待红红的日头升起来,许是夜里皮影还活着,或青或白山石之上,也便有人端坐那里失了神一般。

西井峪戏班缘起周姓家族,十里八方撞响大名当属周六爷,且时常受邀附近村里唱。问哪儿的影箱子? 答曰井峪儿的。井峪儿皮影唱得好! 这便对了脾气与心思。深谙皮影之道的艺人们,也会走出大山去城里,那年周建福、周继光、周继德、拉琴的侯师傅,四人西天取经般去了天津大都市,直唱得掌声雷动满堂彩,居然也捧回个大奖进了村。及至90年代联合国要员来,走街串巷进石屋,山好水好石头好,再待入了“皮影坊”,一张白布色彩斑斓唱腔怪异,连说这大俗大雅西井峪,堪比西方蒙娜丽莎与维纳斯。说话间根植山石里的人,眼里已是露出古陶瓷般的光亮了。

世上唯一不变的,便是时光始终在变化。当现代人纷涌乡间寻找新的休闲领地时,面对导游的旗帜红男绿女兴致勃勃,渐多的轿车山路而上,“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西井峪,自然懂得身份有多重。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头攒动山石可看,农家院可看,皮影戏更可看,只是一条“文明旅游”的红幅,也会迎风招展横在那,善意地告诫草木神性动不得,而主客自在的表情里,也便闪烁温暖的意会与眼神。更有文气凡夫称道留言曰:山石绝顶秀,西井夜色凉,皮影乾坤大,不觉闹市忙。乡间凭自在,了凡烟火长,造化风伴响,神鬼无猖狂。(田林,作家,现居承德)

花顷刻

我家昙花开

徐国强/文

“精灵”“赶来探看一个凡夫俗子的美丽的精灵”! 当顶着夜色和灯光的花苞悄然绽放的那一刻,我庸常的眼光被揭掉一层,老套的世上惯俗被瞬间掀翻打碎,开放的昙花将我心底的赞美静静打开;昙花越开越大,我的赞美也随着它的花瓣慢慢舒展,随着它的花蕊探出头来,随着它的清香漫过午夜;我的赞美越来越饱满,越来越华丽,越来越汹涌。我,被我的赞美淹没。

我本来不是一个大惊小怪的人,这次,我竟不由自主地在心里咋呼起来。

这株昙花是两年前养的。我老婆爱摆弄花草,连以前路边到处都是的马齿苋也喜欢,东一盆西一盆,天上一盆地上一盆,中间是她。平时我不管打理这些花草,只有老婆外出时我才负责浇浇水,应对一下了事。直到今年8月,一天,老婆惊喜地把我叫到阳台,指着小米粒大一个东西,说:“快看,出花蕾了。”我很茫然,“这株花怎么是细扁仙人掌的样子? 自己站不住还要竹竿撑着。”老婆很生气:“什么呀,这是昙花,昙花。什么也不懂。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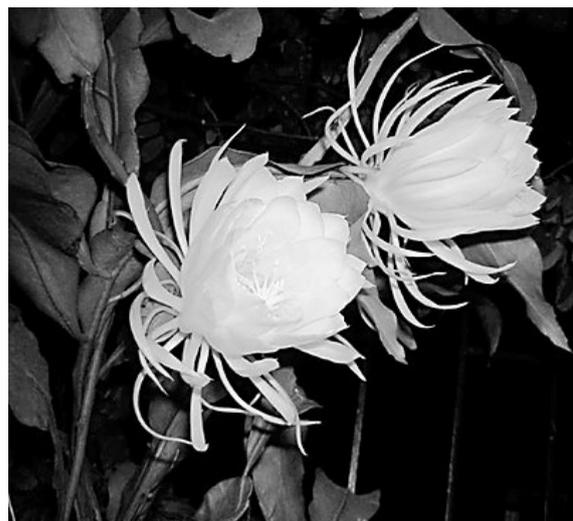
“昙花一现嘛,知道知道。”我暗暗自责:如此珍贵的东西就在自家的角落里放着,我竟不知,这样的忽略也太不可原谅了;我的不知源于我的漠视和缺乏怜香的襟怀,我不是该谴责一下自己对花草过浅的情趣呢?

花苞越长越大,老婆说快开了,正好可让过两天就回来过暑假的小孙子看看。这盆昙花是在老房子里养着的,儿子一家一来我们就要到新房子里去住,过了没几日,我老婆就有些魂不守舍,以公事多为由常去光顾老家。一天,老婆做出决定:“明日移师老家,晚上让孙子见识见识昙花,肯定开。”这天她又有公事,大早起就走了,没等我和孙子起床就发过来一张微信图片,那个昂扬的花蕾已经萎靡地垂下了。我仔细打量着照片,没感到怎么失望,倒觉得眼前的昙花像将满满一瓶酒举着喝净后如今却被倒提在手里的样子。

暑假结束,没能见上昙花的小孙子回京去了。

时间很快就到了9月中旬,那株昙花真的快要开了。老婆决定,回老家住,索性一天盯着,死等花开。不巧,上级来了一个通知,让我老婆马上去上海出差,时间一周,不许请假。知道又将错过花期,她很无奈,出门时特意叮嘱我,随时注意花苞的状况,晚睡,即使去新家也要回来就寝,一旦花开就拍照,发给她欣赏。

她到了上海,一天一问;没办法,我一天一图。她不在



家,竟委派了一株花来牵制我,让我无法随性去四处吃酒;吃酒也要保持适度的清醒,以免耽误拍照。这对我简直是一种折磨。她的用计也太高明了。

起初,花蕾是直立向上的,慢慢就开始向下移,直至与地面平行。这时,花蕾就鼓胀起来了,花苞尖头的嘴角已稍稍咧开,可见轻微的笑意了;花瓣上的须子弯曲着扭动,起舞的准备动作已经完全做好了。这是老婆离家的第五天。我发过去一张微信照片。“准开,9点半。”她回复说。我故意发信息逗她:“不像。打赌,100元。”“500。”她口气大。我打开了阳台上的灯。

20点半,我再一次去阳台观察,昙花真的开了:白色的花瓣刚刚打开,上面的须子统统向背后甩去,仿佛要形成一种推力,将绽放彻底送出来,进入盛开;花蕊悄悄探出身,站不稳的样子,它们排列着围出一个空蒙的圆形舞台,仿佛有清雅的琴曲从其间飘出;花的香气开始四溢,甜而不腻,芬芳着却又毫不经意的,弥漫得小小的陋室瞬间显得高贵起来。我急忙用手机拍照,我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心跳有些加快,对于我,这是从未有过的情况。

换个角度拍一张;正面,不闪光的,拍一张;动动花盆,拍一张。老婆在上海遥控着我,我显得很忙碌。很快,老婆便将照片发到了群里,可以肯定的是,她一定收获了不少竖大拇指的小图标;又很快,她制作的美篇传出去了,还陪着乐,又可以肯定的是,她一定又收获了不少赞语和不少惊叹。从图片上见到昙花的儿子儿媳及时为她欢呼。

凌晨3点再去看,昙花已到了极盛。丰盈的昙花完全打开了,薄薄的花瓣将要羽化成仙的样子,婷婷的花蕊半转身将要进入星月里去的意思,挺秀的蕊柱支撑出的一个童话宫殿随时即可展示转场的情态。昙花到了美的极致,我

有些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情绪。只有这时,我才明白,没能与昙花一见有多么可惜,未见过昙花盛开有多么让人遗憾。

夜还黑着,白色的花更显出神秘和妖好。

昙花为什么只选择在晚上开呢? 为什么开的时间那么短呢? 我宁愿这样独解昙花和欺骗自己:昙花晚上开,是为了要与星星、月亮做伴,是为了要让深灰的宁静稍微亮起来一点,是为了要给神秘的气氛增加上一层甜蜜的笼罩。躲过那些合着的眼睛,躲过缤纷的光线,躲过嘈嚷,在暗处打开一个艺术的迷宫,悄悄将自身灵动而丰饶的精美晾一下,静静地,在一种成熟的羞怯中放任着美的展开。那一刻,夜没有主角,你当;优雅没有主角,你当;惊艳没有主角,你当。这,太合适了。

昙花开的时间短,是因为它怕染上灰尘,因为它急着要去与另一朵昙花约会,是因为它在竭力避开厌倦、疲劳、麻木等等慢岁月里那些要命的东西。给人留下遐想,易于让人错失,拒绝持久的留驻,都是在提醒“珍视眼前”这四个字的重要。让人知道想念和盼望是怎么回事,让人知道惋惜和惊讶是怎么回事,让人知道不凡和奇妙是怎么回事。昙花,你做得真好。

一瞬一生,一生一瞬,昙花表达的内容不是一个人所能说尽的,我很冒昧,忘加揣测,对不起,但我真的能够确认,昙花夜间开而且开的时间极短是对的。

早起6点半我再去观察,这时,昙花已经萎谢了。我不想说到“垂头丧气”那个成语。说来,昙花开的时间也不算太短,有六七个小时呢。

这个早晨,我开始在心里告诫自己,多多用心亲近花草吧。曾经沧海难为水,见过了昙花的人以后就更应该爱护和敬重所有的花草,因为它们都是泥土送给人类的礼物。

谢谢泥土,谢谢昙花。(徐国强,诗人,现居唐山)